

# 黃聲遠研究報告

## 自由城市—以常民與社區為主體的建築作為

阮慶岳

台灣近三十年的建築發展（以 1988 年政治解嚴等一連串政經開放措施為階段分界點），是台灣在二次戰後最重要的一波建築新浪潮運動。其重要性與值得觀察處，是一直作為主旗幟的現代建築，如何開始滲入常民與社區生活的實踐過程，而這樣以在地社區為主體、現代主義信仰為輔體的結合路線，正逐漸取得此刻台灣建築發展的新位置。

其中，黃聲遠應是成果最鮮明的代表者。

黃聲遠前期代表作「宜蘭縣社福館」，我曾為文敘述：「樓層間的水平細挑板，優雅將視覺導入一種活潑且貼近人性尺度的橫向流動經驗感；顯得輕鬆自由、似乎任意開展的不對稱空間，將傳統公共空間所具有紀念個性，不動聲色的打破並移除。建築體沒有依賴特別可辨識符號轉換出來的語彙，平常的材料、輕鬆的個性、低調的姿態，看起來巨大卻與周遭的常民住宅自在融合，同時有著似乎仍未完成、依舊可後續生長的開放架構個性。」

這個案子同時預告了黃聲遠後期作品發展中，顯得十分特殊的另二個特質：一是對基地外週遭都市環境的直接介入，二是對使用內容強力參與建議的特質。這樣的特質與視野，也正式宣告他在宜蘭長久作為的聲張。

在同篇文章裡，我繼續寫著：「另外將公共建築的內容平民生活化，讓公私領域的空間開放重疊、互融共用，是公共建築必須以民為主觀念的真正落實。」這種建築跨出建築線、並向都市空間蔓延的方式，成了黃聲遠迄今最具宏觀性的價值。他以「宜蘭縣社福館」為基地，向北蔓延入堤岸的「西堤屋橋」，甚至繼

續以人行懸橋附著在原大橋下方跨河到對岸，向南則與「楊士芳紀念園區」呼應，並串連其間的常民生活小巷，建構出令人驚訝、以人的生活為主體的都市線性空間。

這樣由下而上、以生活細節作出發的設計，必須付出設計者同樣漫長的時間與心力。黃聲遠在刊於 2009 年 2 月《建築師》雜誌的得獎感言，對他所嚮往的「自由城市」做闡述：「這樣的自在風景，其實是自由城市的空間表達，通常不會放任公共空間發展成單一族群使用；而會積極性的清空，讓光、水、歷史回來，有機引誘敏感的經營者可以切入發揮想像力；故意保留空缺，或是建構未來一些支持性的骨架，提供理由、方便等待、容許社會角色暫時逃逸，塑造出像圖書館、或是在戶外大階梯，和朋友分享一杯咖啡的開放氣氛。在公共大領域中，享受孤單但不寂寞，可以熱鬧也喜歡安靜，人人有各做各的自由。」

這樣的自由城市，我們也可將之視為黃聲遠的「建築烏托邦」，這是一個顯然有著些許「無政府」意味的社會，強調自由自主、互相成全與尊重，以及可以獨立而存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黃聲遠其實一直認真漫長地在經營一個他的理想社會，這社會所在對抗著的，是全球化下的快速單一化下，個體生活因之必須面對自由可能因而淪喪的危險。

若把黃聲遠與湯瑪斯·摩爾（Thomas Moore）作個對比，摩爾所設想的完美樂土，是一個與外面世界斷離的孤島。這島嶼以理性秩序、有效集體管理、共有共享，以及自給自足為運作的原則，但在這架構背後，其實透露著某種對人類當「安貧守貞」觀念的期盼，與對人性至終是否得以全然自主自由的隱約懷疑。

二人間的基本差別，還是在於對待人性的信任度。黃聲遠是願意相信人性，這是他建築作為的起點，也可能是支持他這樣長期與漫長投入宜蘭的主要原因與動力。

黃聲遠這樣二十餘年來的經營，除了持續演化他的建築美學觀外，還在於他對台灣社會與這個世界，清晰地表達了幾個現代建築作為的方向與可能，譬如：一、建築專業確實是可以「去菁英化」與「非都會化」，且下鄉與入常未必就是絕境。二、單體建築可以滲入城市公共空間，使用內容必須同時思考並連結都市與建築的需求。三、現代建築應確認真正服務的對象為何，認知權力者雖不可全然相信、也非絕對不可合作。四、建築是條與時間對抗的漫長路徑，絕無急效與短徑可抄，一步一腳印。五、一個建築師，也有可能改變一個城市與世界，只要他持續關愛著人類與人的生活。

引一段黃聲遠題名為〈放鬆：給敬愛的家長〉文章的片段：「假如您以為孩子們聽不進自己的關心，真實是午夜時分他們來找我，談的多半是各位家長，還有被比來比去的各種成功案例。在邁向壯麗寬闊原野之際，他們本來可以走得更遠，為了摯愛的父母而有了躊躇，困惑不知如何提醒我們，或許忽略了他們有不同條件，有機會開啟我們想像不到的美麗花園，書寫出我們不曾看出來的台灣。各位在意的，他們不是不做，只是有不同的先後順序。」

「讓我們一起學習放心，放心地給他們機會。他們工作時一貫的專注，不就是我們追求一生的境界？不就是我們內心深處一直想要的『善』的力量？」

「今早照例到水池游了一陣，回田中央的路上，忍不住停下車來，欣賞冬陽普照在休耕水田的美景。一群小鳥飛過頭頂，第一次可以聽到這麼清楚的振翅聲，那聲音如此有力，希望您也能聽見……」

黃聲遠位處偏遠的宜蘭，發出的聲音嘹亮也悠遠，希望大家都能聽見。